

淡极始知花更艳 任是无情也动人

想写曹公笔下人物已久，一直愧于文笔拙劣，言语苍白，恐辱没了芹溪笔墨而未曾尝试。然细想来，纵使穷尽一生笔墨也配不上曹公三两言语，今正好借此“书亦芳华”活动，我也便“诗余戏笔不知狂，岂是丹青费较量”，“趁着这奈何天，伤怀日，寂寥时，试遣愚忠”，写下这篇，怀金悼玉的“牡丹咏”，略谈与黛玉同为金陵十二钗之首的，“艳冠群芳”，却最终“独守空闺”的悲剧人物：薛宝钗。

要写宝钗，一时间不知如何下笔。

她太复杂了，复杂到任何标签都难以评价。曹公太爱惜他笔下的女孩子，用惊世骇俗的文笔将每一个形象勾绘于点点滴滴，他叙述的太自然，甚至看不到刻意雕琢的痕迹，宛如浑然天成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巧不工，一时间沉迷其中，竟忘却了文字的细腻。只有在80回戛然而止，才在恍惚间想起塑造出这样一个芳华绝代形象有多伟大。方能在细节中明白什么是“山中高士晶莹雪”，才明白书中之人有多么可敬、可悲、可叹。

如今要写宝钗，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。

宝钗是生性空无的，是看透世间繁华的，是淡薄自守的。“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罕言寡语，人谓藏愚；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”，这是早期贾宝玉眼中的宝钗，在烈火烹油，繁花似锦的贾府，作为皇商子女，出身富贵的宝钗不施粉黛，“一色半新不旧，看去不觉繁华”，在最天真烂漫的豆蔻年华，她却“从来

不爱这些花儿粉儿”。身住堪比桃花源的大观园中，屋子却如“雪洞一般，一色玩器全无，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”，她的房间素净到贾母觉得忌讳，她在物质方面是出世的，与周围格格不入的，于繁花锦簇之中，独立出满原荒雪。正如她对人际间恰到好处的冷淡，宛如与世间隔了一层冰，她待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为人和善，却难掩内心深处的深寒，她似乎看透了人世间冷暖，在尘世中保持着恰到好处的中庸，她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，对一切都过于淡薄，冷眼旁观着悲剧的上演，坦然面对着命运的安排。“一年三百六十天 风刀霜剑严相逼”。这既是黛玉的处境，对宝钗又何尝不是，父亲早亡，哥哥不成器，家道中落，亲朋散失，下人欺骗。但她绝不会写这样的诗句，因为她和黛玉正是两个极端，她的冷淡注定了她只会默默接受严寒的侵袭，甚至不多言语，她已经心灰意冷，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，知道“陋室空堂，曾经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”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；于天上看见深渊；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；于无所希望中得救。她似乎本身就是虚无，似乎生和死都没有了区别，她是真正的无情，她太平淡，似乎一切都无法引起内心的波澜，她也必将于任何环境中自安。

但真的如此吗。

仅仅是无情，又怎能动人。

淡极始知花更艳，终究是花。宝钗终究是一个女孩，真正动人的恰是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情愫。所以我们才明白宝钗悲剧的内核，以及被极寒所压抑的内心。宝钗一出生就带有一种病，和尚曾说：“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”。宛如晶莹雪的宝钗，出身却带有热毒，

需要吃“冷香丸”来压抑，“历着炎凉，知著甘苦，虽离别亦能自安，故名曰冷香丸，又以谓香可冷得，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”，这正是宝钗一生的写照，她克制着自己的欲望，正如冷香丸压制着她的热毒。她表面波澜不惊，但终究会透漏出一丝慌乱，她内心也曾有炽热的爱，却因从生到人间就被人为规定命运走向更显无奈。她终究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所以她看到玉色蝴蝶也会想扑了来玩耍，看到袭人手里的针线活可爱也曾情不自禁的替她代刺，所以在被宝玉比作杨妃也曾脸红大怒，在哥哥处受了委屈也曾整哭了一夜，她终究是有感情的。她也曾读过《西厢》《牡丹》，时间更在宝黛之前。不知她读到“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”又是什么感受？读到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又是什么心情？道是无情却有情，宝钗对青春，对爱情就不曾有过幻想吗？当金玉良姻传出，她虽然“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”，“总远着宝玉”，是否也曾有一丝心动？终究是青春的姑娘，当杜丽娘在“甚良缘，把青春抛的远”，崔莺莺在“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”，林黛玉在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”的时候，就算被冷香压抑着热毒，宝钗真的不曾触动过吗。当薛蟠说她因所谓金玉良姻护着宝玉时，她气恼了，到房里整哭了一夜。为什么哭，这一夜想的又是什么？她也曾羞笼红麝串，也曾在宝玉大承鞭挞时心疼。但不管她内心如何，当她坐在宝玉床边，听到宝玉梦中大喊“什么是金玉姻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！”的那一刻，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她终究是个滴水不漏的山中高士，又怎会放任愁思于春花秋月。终究是无求无喜，一切无所谓。“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为谁妍”。

曹公从未明写宝钗的感情，隔离了性别属性，只有疏离高远，通透冰冷。当华林生雾，遍体生凉，宝钗默默地站在雪地中，感受着寒意侵袭，仅此而已。

宝钗天性是善良的，所以她待人平和，不拘小性，充满悲悯，帮史湘云摆螃蟹宴、给黛玉送燕窝、帮助邢岫烟赎回衣物。她让黛玉都为之所动，与其结为“金兰之契”。我们总看到宝钗在安慰别人，又有谁来理解宝钗。黛玉终究有宝玉一个知己，宝钗又有谁。宝钗也曾表达自己的追求，她给宝玉讲《醉打山门》的那首《寄生草》，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！”，她以蟹讽当今权贵，她也曾说出“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便好了，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倒更坏了”，她淡薄出世，咏柳絮不悲，说出“万缕千丝总不改，任他随聚随分”，说出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！”当她看到宝玉的禅语，说出“他悟了”的时候，自己又何尝未曾先悟？正因她洞察世事，才心如雪洞，看清繁华，才得万事不争。方可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。

可惜，红楼梦终究是一个彻底的悲剧，闺中女儿又如何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红楼梦的结局终究是散失了，宝钗是怎样与宝玉成婚，又如何落得“金簪雪里埋”的结局，已经无从得知。而再看那首《终身误》，纵然是宝玉的终身误，何尝又不是薛宝钗的终身误？淡泊名利，才华横溢，最终也是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当我看到那句“纵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”时，最终没忍住泪水。是，在一个错误世界的悲哀下，艳冠群芳，有咏絮之才，有理想人格的女孩，终究在命运的

安排中对不爱自己的人齐眉举案。这正是红楼梦作为一个悲剧的伟大所在。

当尘埃落定，终究是南柯一梦。

出处：《红楼梦》前 80 回